

珠文学丛书

主 编：廖红球



Tian Yang 28 Ke

28

克

杨 克 著

LONG TU ZHU
WEN XUE CONG SHU

作家出版社

I267/806

2008

Ian Yang 28 Ke

28 克

◎ 杨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羊 28 克/杨克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0

(“龙吐珠”文学丛书/廖红球主编)

ISBN 978-7-5063-4137-0

I. 天…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093 号

天羊 28 克

作者: 杨 克

责任编辑: 懿 翎 汉 睿

封面设计: 叶海燕

版式设计: 黄礼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230

字数: 160 千

印张: 11.5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137-0

定 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十余年前，诗人各踞一方。石虎兄，丹青手也，隆名于世，润价颇丰。撰日，邀严力、舒婷、王小妮、翟永明、海上及杨克诸君，雅集“石虎诗会”。席间石兄欲以书法相赠，询吾意，吾言：请随君兴。石兄遂曰：古语云“天马行空”，兄姓杨，就写“天羊”罢。世说：人之灵魂重二十一克。而写作之人灵魂略重，遂有《天羊 28 克》之题。

此卷，除个别篇什，皆为首次结集。或公民言论，评时论世，责之苛刻，心至诚也；或艺术管见，恣肆纵横，荆山探玉，文心雕龙，不一而足；或生活散记，云游四海，行吟九界，独得心源。三类文本混编，无意供文史家、批评家研究之用，实为读者阅读之便，以期产生变化有序、跌宕迂回之感。至于近年为人所作之序跋，乃依附于原作方可成立，便割舍了。



作者简介：

杨克，当代诗人，现居广州。已出版《陌生的十字路口》、《笨拙的手指》、《杨克卷》、《杨克诗歌集》等10种。主编《中国新诗年鉴》10年。



自序

- 001 黄世仁和杨白劳的三重关系
- 003 性感山歌
- 011 今天的大学还有没有梦想
- 014 佐佐木久春教授
- 021 并不遥远的自行车
- 024 诗歌·1985 前后的几个片断
- 031 牡丹和梅花：科学与民主孰轻孰重？
- 033 写作立场
- 041 陌生女朋友
- 043 生与死的 N 种形态
- 045 “9·11”：“理想主义”的终结
- 049 中国诗歌现场
- 056 露天电影院
- 059 文学的定力

061	在当下，秩序自由比终极真理更重要
068	公开选官而非“政治超女”
070	达尼娅
073	骄傲的贫困
081	突兀民风
087	自由的李白
089	两情相悦与两性战争
092	礼轻诗意重
094	那异国他乡的绅士
096	女人花
098	观察皇帝的一种方式
100	吃虫记
103	“纸上得来终觉浅”
105	写作的高度
107	倾听朱哲琴
109	国人交际，尚能饭否
111	回到生存和心灵的现场
113	林白：在想象里脱胎换骨
116	《君山》：马悦然推崇的长诗
122	诗歌的声音
124	何处寻觅三家巷
130	“E世代”：对“80后”出生诗人的本质命名
133	电视神话
136	在德国小镇 JEVER
139	“吃”游戏长大的卡通一代
145	记忆：与《自行车》有关的广西诗歌背景
153	“今天我们去看足球”
156	做人最要紧的贵在知进退
158	自然与诗
160	诗意栖居的愿望

- 162 扫描 2003 年度华语传媒大奖
- 165 由简美达至清澈
- 167 一首诗歌 三个话题
- 171 中西文学评奖的思维差异
- 173 海洋文化气韵：吸纳 沟通 包容 杂芜

黄世仁和杨白劳的三重关系

他们的第一种关系是杨白劳欠黄世仁的钱，这都是从戏文里听来的，那出戏叫《白毛女》，穷人杨白劳还不起高利贷，四处躲债。年三十漫天风雪里这个爹爹给女儿喜儿扯来一根红头绳过新年。喜儿长得水灵，爱的是穷小子大春，却被黄家抢去抵债，狗腿子们硬逼杨白劳在女儿的卖身契上摁手印。喜儿不愿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做小的，受不了虐待，逃进深山，年复一年美丽青丝变成了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这出戏文当然不是为了讲述一个传奇故事，而是要明确告诉穷人，以及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的孩子一个真理：穷人是无需还富人的钱的，富人的钱是靠剥削穷人不劳而获的。再后来我学了理论，这一“认识”便上升到全世界被压迫“奴隶”高度来理解：剥削者榨取的是“剩余价值”。因此穷人要像古代水浒梁山好汉那样劫富济贫，两把菜刀闹革命，推翻剥削者。也就是杨白劳不但不该还钱，还要起来消灭黄世仁。

在理论上，这个真理今天依然还被认作真理！

他们的第二种关系仍旧是杨白劳欠黄世仁的钱，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相声小品津津乐道拿来调侃的噱头。这回两人的高矮位置调过来了，债主黄世仁像个孙子，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哀求欠债的杨白劳还款。杨爱理不理，有时先还个百分之几，像是恩人施舍叫花子。当然要是杨白劳还有个美丽可人的女儿，会心甘情愿嫁给他爹没欠钱的另一个黄世仁，做“二奶”也在所不惜。

他们的第三种关系是黄世仁欠杨白劳的钱。富人欠穷人的钱？在外国和过去年代可能是天方夜谭，可当下中国满地都是。那就是老板欠打工者的薪水。最妙的还不是谁欠谁，而是杨白劳还不能随便向黄世仁追讨。昨天公开见报的消息，其一讲的是位仁义的哥哥，在广州上演“跳桥秀”，逼老板还欠薪以便付药费救弟弟的命，被劳教一年，已有时日，劳教所的官员谈教育他的体会。而他弟弟已经死在医院他还不知道。欠薪者间接致人死命，似不违法（消息里没有交代）。再一个是南京某厂工人讨薪闹上长江大桥，被刑拘，因为事先不申报，也影响交通。可同一天看香港电视新闻，工人嫌工薪太低冲进快餐店去闹（注意只是工钱定的低，而打工者先前也接受的，不是欠）。在比大陆更讲法制的香港，警察并没有因为“扰乱社会秩序”而抓人。而今天看《南方都市报》，工人讨薪遭包工头用催泪剂灼伤，警察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就是说欠钱的黄世仁是富人因此可以逍遥法外，讨钱的杨白劳是穷人你就不能踩任何红线，哪怕是擦边。因为我相信要是讨薪的杨白劳用催泪剂喷有钱人黄世仁，会被认定违反了治安条例，还有些专家会出面苦口婆心劝杨白劳有理也要遵守法制，以“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他明知杨白劳投诉无门，不但无钱打官司，最要命的还是眼前就要糊口，等不及法律的判决和执行。前面说到讨薪兄长那死去的弟弟，就是不是戏文的人间悲剧！

我不清楚如今大学里的《现代文学》课还讲不讲《白毛女》。我也不认同那戏文里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关系在今天还是从前的模式。我只是疾呼为人民服务的有关部门，新世纪不但黄世仁成了人民的一份子，杨白劳也是人民的一份子，你就是不关心弱势的后者，至少在法律上要人人平等。

性感山歌

好多年前一个明晃晃的秋日清晨，我和河池师专的李果河老师从南丹月里的苗族山寨下山，蜿蜒的山间小路像老龙起伏的脊背，坎坷嶙峋，路两边经常是齐刷刷几丈深的悬崖，云遮雾罩。走这种山路连蹲带爬，必须心无旁骛，使劲儿盯着路面，因此人也就特别容易疲惫，还不到二十里地，小腿肚子就已累得酸酸胀胀的直想抽筋。

忽然，一阵轻脆悦耳的歌声像泉水叮叮咚咚流淌而来，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秀美的苗家女子独自坐在半山一颗突兀的岩石上头，一边梳着被云雾润得湿漉漉的长发，一边吟唱着曲调极轻快的苗族山歌，除了风声草声，只有山脚下河沟里清水浅浅流动。她唱的很怡然，很投入，她的歌唱给树听，唱给鸟听，唱给草叶子上震动翅羽的昆虫听；她的声音极度纯洁，没有经过任何工业文明的破坏，原始，自然，就像是从肉体 and 灵魂的深处迸发而出，她纤巧的手指划弄着长发，眼神和歌声一起也顺着乌黑的长发从头顶流转到脚，再飘扬开去。苗语我是听不懂的，但是我却从女子炽热的语调里感受到她是在唱情歌，也许是一首昨天招郎时才唱过的情歌，今天的她一面唱一面回味，她的喜悦长着翅膀在歌声里飞。山歌就是她全部的通讯方式，她的生，她的喜，她的爱，她的性，他们民族千百年来繁衍生息都绵延流传在这一如女子口中所唱的山歌里。

捻子花谢了山楂果谢了星星也谢了

直坐在岩石上唱山歌岁岁年年唱山歌的肯定是我

这是我1985年写的一首题为《图腾》的诗中的句子，写的时候我还未登苗岭，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冥冥中我似乎预先看见那美丽若仙子坐在岩石上唱歌的苗女。在我的直觉里她是活生生的暗示和隐喻，一种象征，一种永恒的昭示：

山歌就是一个民族的图腾，肉体的图腾，灵魂的图腾。

山歌好比是广西的魂，广西俗称“歌海”，这片有10万大山又有独秀峰的生长着红棉树的土地，栖息着壮、汉、苗、瑶、侗、毛南、仫佬等十二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山歌，而且，这里的少数民族都没有流通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几乎都是靠坐在火塘边一代代传唱的古歌记录下来：像瑶族的《盘王歌》和《密洛陀》，壮族的《布洛陀》等都是数千行的创世史诗，它们填补了汉文化叙事史诗的空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可多得的瑰宝。他们民族的爱情、智慧及一切风俗习惯，都可以在山歌里找到影子，山歌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声。

走在很高的山上才是苗寨，那山很野，一匹匹蹲着，似怪兽无序而显着威严，狞厉而透出灵秀，一眼望去，让人怯怯的，总要生出几许怪异的想象来。那山又仿佛是游动的，如丝如缕，若有若无，一脉浩浩荡荡逶迤而去。千年又万年，苗民生于斯死于斯，就像岩缝中丛生的杂木，长得有筋有骨，葱茏如歌。

我已记不清当初李老师是以什么由头叫我从南宁跟他一块来此“采风”的，之前我们并不熟，平常也没什么联系。寨子不大，傍着半爿好几亩宽的平展展的石板坡稀稀落落建起二十多间茅屋，苗人非常好客，待客之道是杀鸡，当我们晚宴在矮板凳上一一落座，准备动筷子，主人摆上自家酿的包谷酒，便首先把鸡头夹给最尊敬的客人吃，这是当地苗家敬客的最高礼节。苗家姑娘的衣服很传统，自己织的土布，用蓝靛漂染，裁成衫裙，再用七彩丝线绣上美丽的苗锦，她们的裙子叫百褶裙，实际上一条裙子上的褶有500多个，而且层数很多，有的多达三四十层。姑娘们还为自己亲手绣制花腰带，花胸兜，真是花团锦簇，另外，盛装的苗族姑娘一定会佩戴很多银饰，分为银花冠、银项圈、银手镯等，有的戴的银饰很重，她们视之为美和尊贵的象征。男的穿着打扮则跟汉族农村人差不多



了，他们说买现成的衣服穿省事，也方便劳动。主人还神秘兮兮地拿出两只麝香给我看，我倒吸了口气，这是我头一次见到这种密密麻麻长满灰棕色短毛的椭圆形的囊状体，他把香囊放在我的鼻子边，让我嗅雄麝芬芳干燥的分泌物。碰巧主人的儿子那几天打到一只飞狐，这东西长着老鼠般丑陋的脸孔，又有些像狐狸，翅膀拉伸开来很长，两翼间的距离几近两米，这生物其实是蝙蝠最大的品种，而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所幸的是，这个夜晚它没有在我的噩梦里上下翻飞。

苗民挣钱的门路很少，全靠砍树，把两棵不太大的树用扁担栓成A型，走几十里地山路挑到山下的供销社里，那里有人收购。寨子里最穷的是个光棍，30来岁，连半间房都没有，用几捆稻草铺开睡在牛圈里，一问，都说此人太懒，山上砍几棵树割些茅草盖个棚子并不难，我说政府不给救济吗，说年年给棉被，都被他拿去换酒喝了。

月里不是苗乡，只在高山顶上有些散落的寨子，苗家聚居地在融水苗族自治县，我曾到那儿参加过个活动，是为斗马节而去的。一条条白色的小路上，人们穿着簇新的盛装走来。缤纷的彩锦，闪亮的银饰，使县城的大街小巷灿烂如虹，十字街头图腾柱上给苗家带来吉祥的锦鸡，羽翎上铮铮流淌着一千种温暖的色彩，路边没来由冲着行人朗笑的苗家少女，坦荡得就像开屏的孔雀。把广西的少数民族称为“龙的传人”并不准确，他们信奉的图腾是鸟，就像壮族古称骆越，“骆”就是壮语“鸟”的意思。他们是蚩尤的后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炎黄子孙。节日里最醒目的是那些打扮古怪的汉子，他们从头到脚披挂着金丝草，这草名曰金丝，却是碧绿碧绿的，每根尺余长，状若粉丝，远远看去，活象立着的绿色“刺猬人”，他们脸上全都戴着狰狞的傩面，有的青面獠牙，有的眼吐乌光，舌头像蛇信子卷起。他们和着高亢的鼓点，一顿一顿地蹦出场，双手屈举，像青蛙似的，舞姿异常朴拙；这就是当地有名的芒勾舞。芒勾是苗语鬼神的意思，芒勾舞就是娱神舞，原来是祭祀时跳的，渐渐演变为节日的表演了。我们有幸观看了一场芒勾舞表演，紧凑高亢的鼓点仿佛从大地的边



缘漫过来，敲得你的心一阵发紧，看着“刺猬人”婆婆舞动的时候，好似一股股热浪逼来，逼得你血液滚烫，逼得你窒息，所有的景物从你的眼前消失了，现代文明离你而去，你的眼前只涌动着血，涌动着火，涌动着悲壮与惨烈。那原始生命的律动是这样的强悍，这样的雄浑，它倾注进你的血脉中，与你的身心融为一体。突然，一个舞者跳到我面前抓住了我，旁边人赶紧示意要我给几个小钱，说是奉献于神灵，我赶紧遵命，顿觉得自己好似已经得到了神灵的庇佑。更绝的是斗马。南地的矮马，性驯，善爬山，骑着它赶歌圩，倒也悠悠然，却也要引它相搏，每次强拖硬拽两匹公马上场，另牵一牝马，穿梭其间，那异性既眉目传情，又遮遮掩掩，直撩拨得公马欲火中烧，勃起强烈的雄性意识，相互嘶咬踢打，非要争个畅快不可。有时马的前腿腾空而起，相持不下，如两山对峙，煞是威风。抢花炮则是好几个邻村选出来的精壮青年，在场地中间点燃一根花炮，“嘭”的一声窜上天，所有的小伙子就一哄而上抢，推推搡搡，你争我夺，非常像美洲的橄榄球运动，而那个最终抢到花炮的小伙子就是苗家的大英雄，会赢得无数女孩的芳心。这时芦笙踩堂歌会开始了，那居中的几把芦笙，芦管竟有丈余高，手臂般粗，高高低低，像一架架山岭，吹奏起来，朴拙浑厚的音乐如风吼山谷，从人群的头上缓缓滚过，沉甸甸的，走石一般。环舞在四周的苗女手中花伞团团，身上彩巾翩翩，银灿灿的笑容，与身上的佩饰相映生辉。几十把平常大小的芦笙装饰着斑斓的野鸡翎，在悠扬的旋律中摇曳，洒脱而飘逸。

融水县就在柳州市边上，以前有“吃在广州，玩在苏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的说法，皆因柳州周边三江融水一带的水杉材质非常好，木板又厚又轻，且耐虫蛀，耐腐烂。现在手指大的棺材成了柳州独有的旅游工艺品，寓意“升官发财”，深得游客青睐。在柳州市区繁华地段，平地上拔起一座小山峰，它的形状如鱼鳍，山高88米。从山脚沿盘山小径登392级石阶，便可到达山顶。鱼峰山因柳宗元著《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称“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而故名立鱼峰或石鱼山。鱼峰山下有个小龙

潭，它和刘三姐有关系，传说，刘三姐被财主逼迫，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人们看见刘三姐从潭中骑着鲤鱼飞升，做了天上的歌仙。于是人们就在山上为刘三姐塑了一个骑鱼的像。天天都有无数的阿哥阿妹来到鱼峰山脚相会，他们用最真情自然的对歌来纪念三姐，并希望三姐能够保佑他们的爱情顺利甜蜜，生死不变。如果你要听广西山歌，最好到鱼峰山来听，因为这里的山歌是用柳州话唱的，柳州话是广西的标准官话，属西南官话语系，好懂。我就曾在此地记下了两首山歌，歌里这样来比喻单身汉的孤独：“自己打酒自己筛，自己关门自己开，自己铺床自己睡，半边席子长青苔。”；歌里这样形容恋爱中娇羞女孩子的半推半就：“妹是鲜花在高崖，哥想摘花摘不来，伸手出去花就谢，缩手回来花又开”。

在我印象中，最有趣的还要属白裤瑶的细话歌。白裤瑶是广西瑶族中非常独特的一支，只有2万多人，男人上身穿蓝靛染成的衣服，下身穿自己纺织的白色土布做成的裤子，裤长及膝，裤脚用黑布包边，红丝线绣花点缀，膝盖处绣着5根直的红线条，中间三根长，两边两根短，形状像手印。女的则穿绣的非常繁缛漂亮的彩裙。女人夏天的上衣很简单，只是两块布，前面一块，底为黑色，后面一块则用彩色丝线绣成各种花饰，大多是方形的瑶王金印图案。肩上用10厘米宽的黑布相连，腋下没有衣扣，全部敞开，叫做挂衣，挂衣里不穿内衣，露出丰满白皙的乳房，真是性感之极。如果说比基尼是美洲人贡献给人类的性感泳装的话，那么，白裤瑶的女夏装则是向人类贡献的最性感上装的典范，当然，冬天她们不穿，会冻出病来的。

白裤瑶的对歌形式也很独特，逛街买卖东西之后，几个女子看见路边有几个男人时，就会停下来，隔有两三米远的样子，首先都是三两个女的对几个男的唱，其实严格来说那应该不叫唱，而是说歌，语速极快声音极低地吟诉着，呓语一般，因为语言不通，除了本族人外，大概外人都是听不懂的。一般来说他们会这样站着“呓语”一两个小时，之后，彼此中意的男女离开人群，到个僻静的野地继续用身体吟唱。





广西山歌在声乐上最具艺术价值的是侗族大歌，它是当今世界上十分罕见的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民间合唱，穿透力极强。侗族是一个极具音乐天赋的民族，多声部山歌弥补了汉民族音乐中缺失的和声，是东方神州大地唯一的交响诗。壮族的三月三歌节是广西民间最盛大的传统活动之一，“三月三”歌圩普遍流行于整个壮区，其中尤以红水河、左江、右江流域各壮族聚居的县最为盛行。据调查，现在广西有640个歌圩点。节日之际，男男女女都聚集一起，碰红鸡蛋，抛绣球，吃五色糯米饭，原来的抛绣球是女的抛给看中的男人的，对方如果中意，就在绣球上绑上礼物，掷还女方。碰蛋的习俗通常是小伙子用手上彩蛋碰姑娘手中彩蛋，姑娘如愿意和他做朋友，就露半边蛋让他碰，不愿，就整个握住。现在抛绣球这样的活动也还有，但是变成类似投篮式的体育竞技活动了，就像三月三歌节演绎成了南宁每年一度的国际民歌节，宋祖英演唱的流行风格的《大地飞歌》成为主题曲，原汁原味的山歌和原生态的歌圩越来越难找到了。

“蜜蜂为花死在岭，鲤鱼为水死在河，黄牛为田死在坳，三姐为情死在歌！”*看看，这些可爱的少数民族阿哥阿姐对山歌的热情是不是到了生死相许的地步？

歌圩起源于隋唐，宋时已呈普及之势，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有男女唱山歌抛绣球；据清《粤西丛载》：“宾州罗奉岭，去城七里，春秋二社日，士女毕集。男女未婚者，以歌诗相应和，自择配偶。”可见山歌自古为定情而唱，吟咏专一、不掺假的爱情是一贯的主题：“我俩好，我俩生来一样高，要学嘴好心也好，不学芭芒两面刀。”手法上“兴”在前，“比”在后，用语朴实，粗野，直抒胸臆。而集广西山歌大成的《刘三姐》的歌词，要比寻常百姓所唱的“精致”得多：“山顶有花山脚香，桥底有水桥面凉”；“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这些经过锤炼的表达，无疑是山歌的精品。广西山歌除了爱情、劳动、日常生活以及智斗的内容以外，还有好多是关于性的挑逗和性爱的描写。早些年也曾收集出版了一些“广西情歌”，但书中却很少选摘描写性方面的山歌，而其实在少数民族的山歌中，性的挑逗和描写是最多的，而这些本

来就是山歌最初吟唱的意义所在：

阿哥放牛妹放牛，
黄茅岭上要风流，
哥在这边招招手，
妹在那边扯裤头。

而下面这首可以说是广西“性山歌”的经典，绝不亚于沈从文《边城》里脍炙人口的那首湘西民歌：

冷嗦嗦，
阿哥阿妹共被窝；
铺盖盖哥哥盖妹，
席子垫妹妹垫哥。

对山歌“下半身”的舍弃是这几十年来广西民间文学收集工作的重大损失，那些被当作所谓糟粕剔除的，恰恰是源自生命的艺术精华。一个很直接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干扰。例如新编民间故事把许多嘲笑傻女婿的内容改头换面为穷人对富人的嘲弄。以迎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需要。还有的把壮族《妈勒访天边》的传说改造成了《寻找太阳的母亲》，故事原本讲的是怀孕的妈勒（壮语母亲之意）昼夜兼程寻访天尽头，自己死了让生下的儿子继续未尽的事业。表面看来情节似乎被改动不大，但这小小的篡改简直糟糕透顶，因为“访天边”体现了壮族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太阳”远古时代非但不是伟人的象征，在炎热的南方人们对烈日还非常讨厌，恨不能用箭将其射下来。这一改动假若未来的人误以为真，将造成他们对古僚民天文地理认识研判误区。我当年在红水河采风时听到过的与性和生殖密切相关的民间故事都十分恢宏壮美：山洞里天然形成的一个巨大的脚印，相传女人躺在里面就会怀孕。女人难产了，手扶石壁站着生孩子，用一个簸箕装着米在女人两腿间摇动，婴儿受到粮食的诱惑，

